仇池筆記

漁樵閒話錄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仇池筆記

蘇軾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叢書及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且皆源自說郛龍威本較清晰故據以排印

仇池筆記

宋　蘇軾撰

月蝕詩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凋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舊矣

平中宮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一世不能解其意而妄者以爲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姓女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

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肥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蟇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而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獲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龍。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堙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

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盧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盧固有道者耶。呂猶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盧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猶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盧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安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沖退處士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襲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

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于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又一僧亦處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進。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服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顚有理。故追錄之。

石普見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

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以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撿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胡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驢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豬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髣

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刼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定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愨子

黃州故縣張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不可知也。

記仙女

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爲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游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亦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隣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着齒。今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岷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初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虵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粮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漁樵閒話錄

蘇軾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龍威祕書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在先故據以排印

漁樵閒話錄引

堯夫漁樵問答。字字名理。老坡漁樵閒話。句句名喻。非理則不入。非喻則不啓。吾謂二書爲一經一緯。噫。理者其糟粕耶。喻者未嘗非筌蹄也。醉濃飽鮮。是在得其旨而已。是書前卷凡脫數則。俟博雅者續之。刻漁樵閒話錄。時

萬曆壬寅孟秋朔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漁樵閒話錄

宋　東坡蘇　軾撰

上篇

有客謂漁樵曰。二老之談。於治世之鄙事。民間之俗務可也。不然。則議論几席之間。有清風明月。可以嘯咏。有素琴尊酒。可以娛樂。高談而遺累忘懷。陶然以適物外之情可也。奈何其間往往輒語及朝政故事。非所謂漁樵之閒話者。吾所以不取焉。獨不聞莊叟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之間而代之。所以各存其分也。子得無失其分者乎。二老相顧而笑曰。是客也。烏知吾閒話之端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呂望釣於渭水之濱。世俗徒見其迹於耕釣之間。而不知之人也。心存乎先王之道。大率古者有道之士。雖不見用於時。而退處深山窮谷。亦未嘗暫忘聖人之道。今之所談。果有毫銖可補於見聞。亦足以發也。又且何間於野人之論哉。客深然之而退。漁曰。人之有禍福成敗。盛衰得失。窮達榮辱。興亡治亂。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則事雖毫銖之微。皆素定也。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勢不可以力回。豈非命歟。豈非素定歟。景雲初有僧萬回者。善言人吉凶禍福。寓跡塵閒。而出處言語不循常而特異於人。自恐因此見疑於時。或佯狂以自晦也。然而人見之。莫非恭敬。亦不敢以狂而見忽。是時明皇爲臨淄郡王。因卻左右而見之。萬回輒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已後不可知之。願自重。言訖佯狂而去。及明皇卽位。開元天寶中。可謂太平矣。至祿山之亂。果五十年也。萬回之言。驗如符契。然至於翠華西幸。蒙塵萬里。登橋望遠。納麴充

飢而困亦甚矣揮涕馬嵬馳雨棧道貽羞宗社受恥宮闈辱亦至矣華清蕭索南內荒涼節物可悲嬪嬙零落氣亦憊矣此皆人生至困至苦至危至厄之事也何爲萬回無一言以及之抑知之而不言耶如何樵曰非萬回之不知也命之所有分之所定不可逃也使當時言之亦不足爲戒也雖誡亦不能免也天命之出其可易乎嗚呼擎天下之權擁天下之勢賞罰號令速於雷霆一喜則軒冕塞路一怒則伏尸千里天下豈有貴勢之可敵哉不幸一旦時違事變艱戚萬端大都興廢成敗雖出乎天係乎命然亦必先有其兆以成其事也開元中用姚元崇宋璟則天下四方熙熙然豐富娛樂無羨於華胥天寶末委國政於李林甫此其所以召亂也歸事權於楊國忠此其所以召禍也盛衰得失豈不有由而然也漁曰天寶末明皇倦於萬機思欲以天下之務決於大臣而且將優游於宮掖之間以自適也無何得李林甫一以國政委之自此姦謀詭論交結以熾而忠言讜議不復進矣日以放恣行樂爲事一夕因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進水調歌其間偶有歌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是時明皇春秋已高遇事多感聞此歌悽然出涕不終曲而起因問誰人作此歌對曰李嶠詩明皇歎曰李嶠眞才子也及范陽兵起鑾輿幸蜀過劍門關登白衞嶺周覽山川之勝遲久而不懌乃思水調所歌之詞而再舉之又歎曰李嶠眞才子也感慨不已扶高力士而下不勝嗚咽樵曰天下之物不能感人之心而人心自感於物也天下之事不能移人之情而人情自移於事也李嶠之詩本不爲明皇而作也亦不知其詩他日可以感人之情如此也蓋明皇爲情所溺而自感於詩也莊叟所謂山林歟皐壤

歟。使我忻忻然而樂歟。夫山林之茂皐壤之盛。彼自茂盛爾。又何嘗自知其茂盛而能邀人之樂乎。蓋人感於情。見其茂盛而樂之也。此謂之無故之樂也。有無故之樂。必有無故之憂。故曰樂未畢也。而哀又繼之。信哉是言也。漁曰。舊事有傳之於世。而人或喜得之。可以爲談笑之資者。時多尙之。以助燕閒之樂。然而歲月浸遠。語及同異。有若明皇嘗燕諸王於木蘭殿。貴妃醉起舞霓裳羽衣曲。明皇大悅。霓裳羽衣曲說者數端。逸史云。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擲一竹枝於空中。爲大橋。色如金。行十數里。至一大城闕。羅曰此乃月宮也。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中。明皇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明皇素曉音律。乃密記其聲。及歸。使伶人繼其聲作霓裳羽衣曲。及鄭愚作津陽門詩云。蓬萊池上望秋月。萬里無雲懸淸輝。上皇半夜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祕樂天半聞。玎璫玉石和塤篪。宸聰聽覽未終曲。卻到人間迷是非。釋云。葉靜能嘗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上苦悽寒不堪久。回至半天。尙聞天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音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作腔。名霓裳羽衣曲。又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鄕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淸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雁辭。（此下當有脫誤）

樵曰不然。非欲天下之人皆愚也。當戰國之時。諸子紛然。各持詭異之說。惑於當世。且欲游聞於諸侯。以張虛名而求其用矣。故誕妄邪怪之說。充塞於道路。天下之人不識其是非可否。於是各安於習尙。以爲耳目之新。既非聖人道德之言。又非先王仁義之術。宜乎焚之。又恐其徒呼噪不已。以亂天下。於是玩之。

有何不可。

下篇

漁曰。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以謂既爲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而密者。莫若中毒之事。豈欲人之知耶。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知凡事而不循理者。雖毛髮之細不可爲也。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於其間。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玉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閒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託以下情敷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與膚生從父母耳。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結。付韜光以獻。自妃之一逐。皇情憮然。至是韜光取髮搭之肩上以奏。明皇見之大驚惋。遽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可畏也。使張祐不爲此詩。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亦名言也。樵曰。床簀之事。至隱密也。尙且暴揚於外。而況明目張口。公然爲不道之事。宜何如哉。隱衷潛慮。傾人害物。而謂人不知。誠自欺也。人其可欺乎。世有爲是者。不可不戒。漁曰。明皇以八月誕降。酺會於勤政樓下。命之曰千秋節。大合樂。設連榻。使馬舞於其上。馬皆衣紈綺。被鈴鐸。鑲首奮鬣。舉跋翹尾。變態動容。皆中節奏。故養之頗甚優厚。末年祿山寵數優異。遂將數匹以歸而習之。後爲田承嗣所得。而承嗣殊不知其馬舞也。一日大享士伍作樂。其馬於樻上輒奮首舉足以舞。圍人惡之。舉足以擊。其馬尙謂不盡技之妙。愈更周旋宛轉。以極其態度。厮役以狀告承嗣。承嗣以爲妖而戮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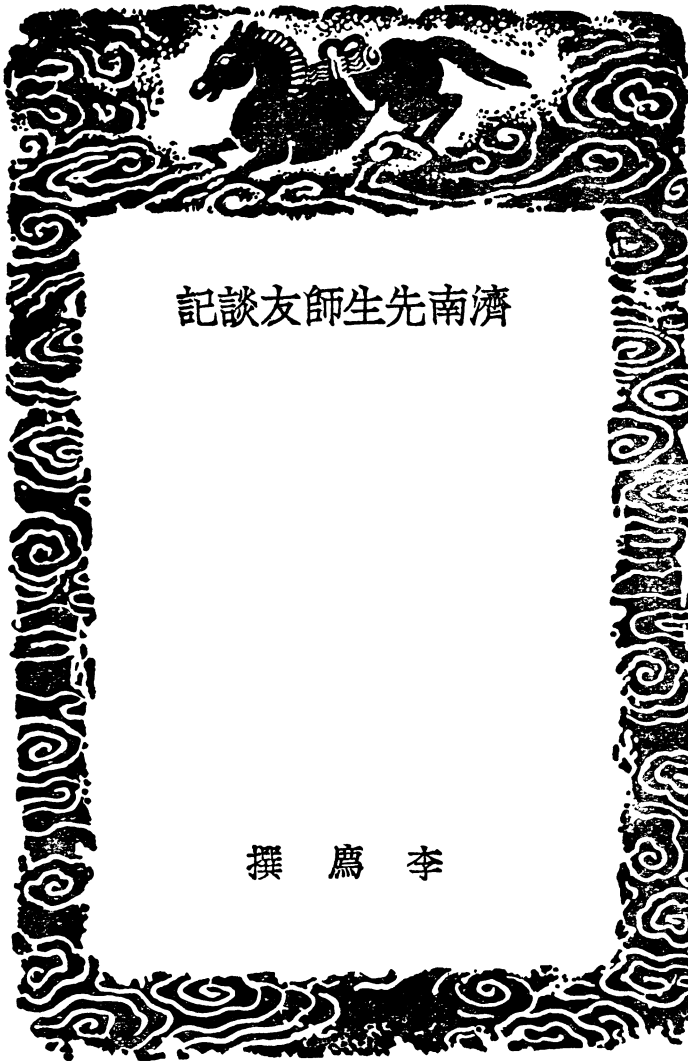
下有舞馬。由此絕矣。樵曰。禍之與福命也。遇與不遇時也。命之與時。禍福會逢者幸不幸在其間也。是馬也。當明皇之時。衣紈綺。被鈴鐸。論其身之所享。可不謂之福乎。謂其見貴於時。可不謂之遇乎。不幸一旦失之於斯役之手。而箠楚遽苦其體。可謂不遇也。既而欲求免於箠楚。愈竭其能而反爲不知己者戮之。可謂禍矣。莊叟又嘗稱禍福相倚伏。誠哉是言也。嗚呼。馬之遇時則受其福。及夫不爲人之所知。則身被其禍。士之處世。豈不然哉。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遇與不遇。乃時命也。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爲虎也。忠既病久。而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返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而窺之。乃眞虎也。悲哉。忠受氣爲人。俄然化之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其涎流于舌。欲啖其子。豈人之所爲乎。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狠暴之心而然耶。內積貪惏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恃凶悖恣殘忍發於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思之不得。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騭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若已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而托質於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毒流於人之骨髓。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於溝壑。以狥己之私意。非虎哉。剝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妻男女。不能相保。而駭骨狼藉于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於世。又何足怪也。漁曰。唐末有宜春人王穀者。以歌詩擅名於時。嘗作玉樹曲略云。碧月夜瓊樓春。連吞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

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於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斂恥慚謝而退噫無賴者乃小人也能爲此等事亦可重也方其倚力恃勢勃然以發凶暴之氣將行毆擊視其死且無悔矣及一聞名人則慚謝之色形於外斯亦難矣有改悔之恥向善之心安得不謂之君子哉樵曰此亦一端也古今富於詞筆者不爲不多矣然或終身憔悴而不遇士大夫雖聞之亦未嘗出一言以稱之況有服膺樂善之心哉以此知其無賴者迹雖小人而其心有愈於君子之所存也又豈知迹雖君子而其心不有愈於小人之所存哉漁曰裴鉶傳奇嘗記一事甚怪者云有唐魏博大將聶鋒有女方十歲名隱娘忽一日爲乞丐尼竊去父母不知其所向但日夜悲泣嘆思而已後五年尼輒送隱娘還告鋒曰教已成矣卻領取尼亦遂亡矣父母且驚且喜乃詢其所學之事隱娘云攜我至一岩洞中與我藥一粒服之便令持一寶劍教之以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猿猱如飛刺虎豹如無物三年漸能飛騰以刺鷹隼四年挈我於都市中每指其人則必數其過惡曰爲我取其首來某應聲而首已至矣自此日往都市中刺人之首置於大囊中而歸卽時以藥消之爲水後五年忽曰大僚某人者罪已貫盈欺君罔民殘賊忠良爲國之害故已甚矣今夜爲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僚居室之梁上移時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隱娘再拜云爲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隱娘拜謝尼曰汝術已成可歸遂還家父母聞其語甚怪

但畏懼而終不敢詰。亦不敢禁其所爲。後至陳許節帥之事。尤更怪異。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樵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之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須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是欲奸凶之人絕嗣於世。尙恐流毒餘及於後。深可懼也。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拯。與山人馬紹。相會于衡山祝融峰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朴野。得拯來甚喜。及倩拯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卽脫斑衣而衣禪衲。熟視乃一老僧也。拯詰其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拯大懼。及老僧歸。紹謂拯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拯視僧之口吻。尙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計。因紿其僧云。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遂乃變虎形也。於是壓之以巨石。而虎斃於井。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値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於道旁。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尙遠。羣虎方暴。何不且止於棚上。二人悸慄。相與攀援而上。寄宿于棚。及昏暝。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怒曰。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衆何人也。獵者曰。此倀鬼也。乃疇昔嘗爲虎食之人。既已鬼矣。遂爲虎之役使。以屬前道。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哮吼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逡巡向之諸倀鬼奔走卻回。俯伏虎之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

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眞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既爲虎之食。死又爲虎之役。使今幸而虎之斃。又從而哀號之。何其不自疚之如此邪。忽有一鬼答之曰。某等性命既爲虎之所食。啗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冤。今又左右前後以助其殘暴。誠可愧恥而甘受責矣。然終不知所謂禪師將軍者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已至於此乎。近死而心不知其非。宜乎沈沒於下鬼也。樵曰。舉世有不爲倀鬼者。幾希矣。苟於進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非倀鬼歟。巧詐百端。甘爲人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奸走僞。惟恐後於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態有餘於妾婦。及既得之。尙未離於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勢。一旦失職。既敗乃事。則愴惶竄逐。不知死所。然終不悟其所使。往往尙懷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倀鬼歟。漁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眞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揩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尾。而官臣爲佞魑焉。佞魑之狀。頎佩丰（一作漩）手貫風輪。其能以烏爲鶴。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王。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誦節義於寒浞。贊韶曼於嫫姆。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讒。讒讒之狀。能使親爲疎。同爲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鐫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簟。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詔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狠貪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婪。貪婪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頰鉤骨箕。環聯琅璫。或時敗累。囚于牢狴。拳梏屨校。蓁棘死灰。僥倖得釋。他日復爲。嗚呼。義山狀物之怪。可謂中時病矣。樵曰。然。夫怪物之爲害。充塞於道路矣。何所遇

而非怪也。傳聲接響。更相出沒。捃摭人之陰私。窺伺人之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怪物之爲害乎。殊不知此亦豕蝨之義也。何足以怪而自恃哉。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李鷹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師友談記

才　太華逸民謚超曠文子李　廌方叔撰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禮部尚書蘇公子瞻先生自號居士）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爲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予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物爲一人重輕也）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倣東坡幅高簷短名帽曰子瞻樣）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丁仙現者）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東坡先生居閶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氏。（文忠公棐之女孫）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劍遣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慝而死。死亦妄爲祟。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

頃追之幼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公使數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卽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爲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蚋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卽行風愈大惟趁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卽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嚮自太史先生（以國史修撰知國史院兼修國史故曰太史公）初在講筵卽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公詰朝當講卽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嚮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獲與

鄴先生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暨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鷹前一夕獲聞。按講王制巡狩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鷹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鷹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然鷹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變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他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猒其不去。如子尙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爾。鷹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鷹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貺。曰、因笋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斷石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飜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鷹卽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澤氣凌

空。鷹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册。已勝絲委誰蛟龍。長沙故事短萌任逐霜刀重。美幹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斷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鄧慎思嘗遺之

鷹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鷹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令孫敬之惰。會開府承議郎張舜非夜語。張浙人也。傳云劉簽樞知定州。錢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無也。鷹謂孫敬之曰。歲前鷹到陽翟。競傳蔣穎叔爲辭熙帥奪待制。以本官謫知舒州。鷹曰出京時上宮謝。見蔣穎叔以待制扈從。不足信。衆鄉人咻之。今日穆父之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嚮羅拜。宴罷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

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縷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爲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嘗一視也。上前後供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唯有四人一樣粧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遑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

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適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鷹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飣餖爲偶儷而已。若論爲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訾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臥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爲參政。慮執政官中有不喜魏公者、喋於東坡。坡曰、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蘇仲豫迫言新宗正丞程遵彥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鷹詢其如何。曰、遵彥嘗爲杭州僉判。以故知其居家之道甚詳。遵彥之母極嚴厲。遵彥之妻不得其志。逐去。遵彥方三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因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心。其母亦撫養遵彥諸子。恩意周至。但諸孫或一言思其出母。則詬怒。遵彥妻亦賢。無辜得罪。被逐。於其姑亦無怨言。歲時問安奉禮物不輟。雖異居而婦禮甚脩。至今獨居守節不可奪。士大夫賢遵彥悋其母憫其妻哀其子也。

王仲嶷承事。字豐甫。相國邠公之子也。昔爲鷹言東坡自蜀應進士舉到省時。邠公以翰林學士知舉。得其論與策二卷藁本。論卽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雖藁亦結塗注。其愼如此。論卷藏爲道人梁沖所得。今所存惟策藁爾。沖以吐納醫藥爲術。東坡貶時識之。今在京師。豐甫欲訴於官取之爾。

豐甫又言其女兄之夫高旦。受知於相國司馬溫公。已除河北糴便粮草。一日謁溫公。方起立稟事。忽瞑目口不能言。遽蹶而仆。溫公遽壓焉。衆公扶救溫公。而旦已不知人。溫公令人力舁以歸。卽死。明日。溫公使吏問安否。且曰已改除本路提點刑獄矣。吏以死聞。溫公甚歎之。厚賻其家。後二日。范伯嘉子豐、蜀公之仲子也。謁溫公。復使人舁致以歸。子豐亟還許。纔升堂。見蜀公畢入其室。卽殂。子豐有才力。明敏過人。鷹從其游甚久。相知亦深。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之說。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爲諱惡。公曰、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爲人臣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愼畏懼。則保其社稷。若夫

子卯雖爲桀紂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爾不足道也天子齋戒受諫禮云歲終臣以謂乃歲首也書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天子齋戒受之以敬也此皆先儒之所不及遠甚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傅正之子也傅正守長安日澈之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叔黨又曰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蓋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開日則浴焉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頰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八九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爲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爲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爲慰然復有二尙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眞蒲公之所當聞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

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鷹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鷹之所對大略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尙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概昔既不傚何必道乎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爲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少鷹一歲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謁當塗巨公嘗自咸平晨凂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也甚癯瘁隆冬短褐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國朝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

折算逐人之俸粮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爲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粮。雖明許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工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爲所併。而綱兵搭附遂止。邇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爲交量。往往鑿窳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粮填納。豈可敷足。張文定爲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爲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効。淮南楚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温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牳如何。（牳音黨。或作粀。）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牳。奏至神宗笑之。謂侍臣曰。葉温叟將謂牳字是精確也。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曆。甚閑。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正。時館中進所校對祝版凡九。每版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某。舊例御書名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親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曙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煦亭。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之驗。預有定哉。

李舜希聲言。頃侍其祖茂直。爲江西監司日。聞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日。洪有媼。善以三世神命書。言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媼曰。當與兵死。徐氏皆怒之。媼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其書示之。盡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汚狼藉。而烏鳥啄之。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檄。有司笞之。媼以衆解得免。後德占敗。永樂城破。虜既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媼說。媼尙存。洪八因重之。又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禧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相殘殺。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數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罌。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又言徐禧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故禧死。魯直祭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禧之沒。朝廷厚其贈典。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尙書。謚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止有一人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卽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矣。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訓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牕短檠燈。大賞之也。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萵苣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取數鎰餽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

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爾東坡云郭子儀鎭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國朝面賜緋卽四袨義襴衫寶甁銀帶例服三日元祐七年春末陳祥道學士進禮圖儀注已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乃賜緋衣四袨袍銀帶往謝禮部蘇尙書公爲言頃石參政中立爲館閣時亦賜緋仍繫銀帶石滑稽服之無怍色過司天監馬驚墜地銀帶頗傷衆吏曰何星也石曰吾不善推步但怪士犯寶甁爾一時士人莫不以爲笑也祥道聞之亦甚笑祥道許少張榜登科禮學通博一時少及仕宦二十七年而官止於宣義郎蓋初仕時父歐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廢中間爲太學博士亦坐累故屯蹇至老嘗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故有是命沒齒困窮而不遇賞音也自賜緋不餘旬而卒或曰雖不士犯寶甁臨行年也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比年多自七寺卿除侍郎。一日因景靈宮國忌行香。時寺監並會於幕次外。有從者坐地上。各話其所事。光祿宗之從者曰、吾卿當作侍郎矣。蓋宰相之子。今一叔爲少傅。一叔爲使相判太原。只言家世。必吾卿也。文太僕及之從者曰、吾卿職是修撰。父是太師。若言家世。豈光祿可及乎。高太府遵惠之從者曰、若言吾卿必爲侍郎矣。趙衞尉令鑠之從者曰、吾卿家世。則太祖皇帝之後。今皇帝之近族也。亮非諸卿之可及矣。衆從者皆服。俄有王司農孝先之從者曰、吾卿曾作大理。領都水。出入重職。多歷年歲。若除侍郎。吾卿必矣。衆從者皆譟之曰、汝雖官高職重。宣力不少。奈何親戚族人。見任壯丁耆長乎。王之從者不勝其怒。遂毆諸卿之從者。從者復衆毆擊。至有流血者。皆爲邏卒擒捕之。詣尹治焉。

東坡公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歡。嘗自謂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

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愼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謂鷹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頰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呂元明希哲侍講。爲鷹言頃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表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瑗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胡文學行義。一代高之。既專學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奬之激之。以勵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皆所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時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太史公言呂元明頃在熙寧中王荊公欲與其子雱並除崇政殿說書已有成命會呂正獻公與荊公論新法相失其事遂格後二十餘年今上之卽位八年朝廷以勳臣子有學問復除前命蓋知官職命寔使之雖遲遲亦不爲也王公父子今已物故而元明竟居講筵雖以世德多學用亦有命也

頃年客有話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曰某氏者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蕩其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救死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之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然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古聖賢之書次第而讀之旣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頴銳善學學之三年登上第而歸

張文潛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爲臆說卽附意穿鑿如說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吁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爲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謔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爲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分若夫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椒性温明目煖水藏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爲笑嗚呼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爲罷經義之禍其本亦以此

東坡新遷東閾之第。應同李端叔秦少游往見之。東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五月十一日　祖父名序。甚英偉。才氣過人。雖不讀書。而氣量甚偉。頃年在鄉里郊居。陸田不多。惟種粟。及以稻易粟。大倉儲之。人莫曉其故。儲之累年。凡至三四千石。會眉州大饑。太傅公卽出所儲。自族人次外姻次佃戶鄉曲之貧者。次第與之。皆無凶歲之患。或曰、公何必粟也。惟粟性堅能久。故可廣儲以待賑爾。文繞宅皆種芋魁。所收極多。卽及時多蓋薪芻。野民乏食時。卽用大甑蒸之。羅置門外。恣人取食之。賴以無饑焉。又曰、祖父嗜酒。甘與村父箕踞。高歌大飲。忽伯父封告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連姻。皆以子貴封官。程氏預爲之。謂祖父曰、公何不亦預爲之。太傅曰、兒子書云作官器用亦寄來。一日方大醉中。封告至。幷外纓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時露頂戴一小冠子。如指許大。醉中取告。箕踞讀之畢。幷諸物置一布囊中。取告時。有餘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歸。跨驢入城。城中人聞受告。或就郊外觀之。遇諸塗。見荷檐二囊。莫不大笑。程老聞之。面誚其太簡。惟有識之士奇之。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鑿碎其像。投溪中。而毀拆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至劍門迎之。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軍。太傅曰、是妖神卻在此爲幻邪。方欲率衆復毀。忽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爲容恕。幸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焉。乃捨。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祠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犆祠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天子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而儆之曰教。教之於治。雖甚迂闊。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勳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至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至敗亡。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也。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彼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邮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于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黃任道見荊公有繆悉辛酉卯縞仲冬之語言同歲也

曾誠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邇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賜旦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俟藝成皆送旦家一時君臣相說如此（旦當作曾）

東坡不惟文章可以蓋代而政事忠亮風節凜凜過人遠甚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將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輾門外忽有赭傘覆犢車幷青蓋犢車百許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幷某國太夫人（國婆婆乃上之乳母）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坡曰某自奏之卽於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備員五使竊見二聖寅畏祇愼昭事天地敬奉宗祧而內中犢車衝突鹵簿公然亂行恐累二聖所以明祀之意謹彈劾以聞上欣然開納舊例明日法駕回中宮當迎於朱雀門下是時因疏明日中宮亦不復出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直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酣

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貴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亡之也。又論史記作商紀、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幷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鄉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

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觀此一事。書所囚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歎無罪殺三公而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修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爲有罪矣。豈太史公欲互見乎。紂喜閎夭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譖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四庫全書提要

師友談記一卷宋李廌撰廌有德隅齋畫品已著錄是書記蘇軾范祖禹及黃庭堅秦觀晁說之張耒所談故曰師友其人皆元祐勝流而廌之學問文章亦足與相亞能解諸人之所談所載多名言格論非小說瑣錄之比其述秦觀論賦之語反覆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爲場屋之賦不足重可謂不阿所好書中稱哲宗爲今上蓋作於元祐中末記蘇軾爲兵部尚書及帥定州事軾到定州不久卽南遷則是書之成又當在元祐諸人盡罹貶斥之後知其交由神契非以勢利相攀且以潦倒場屋之人於新經義盛行之時曲附其說卽可以立致科第而獨載排斥笑謔之語不肖少遜窮視其所不爲亦可謂介然有守矣寥寥數簡之書而至今孤行於天地間豈偶然哉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仇池筆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有著作權